

1901 年获奖作家

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Sully-Prudhomme . 1839 -- 1907

眼 睛

天蓝、乌黑，都被爱，都美，
无数的眼睛见过了晨光；
它们在坟墓深处沉睡，
而朝阳依旧把世界照亮。

比白昼更温存的黑夜
用魔术迷住了无数眼睛；
星星永远闪耀不歇，
眼睛却盛满了无边阴影。

难道它们的眼神已经熄灭？

不，不可能，这是错觉！
它们只是转向了他方——
那被称为不可见的世界。

西斜的星辰辞别了我们
但仍漂游在茫茫天宇，
眼珠虽也像星星般西沉，
但它们并没有真的死去。

天蓝、乌黑，都被爱，都美，
开启眼帘，面向无限的晨光；
在坟墓的另一面，在他方，
阖上的眼睛仍在眺望。

飞 白译

银 河

有一夜，我对星星们说：
“你们看起来并不幸福；
你们在无限黑暗中闪烁
脉脉柔情里含着痛苦。

“仰望长空，我似乎看见
一支白色的哀悼的队伍，
贞女们忧伤地络绎而行，
擎着千千万万支蜡烛。

“你们莫非永远祷告不停？
你们莫非是受伤的星星？
你们洒下的不是星光啊，
点点滴滴，是泪水晶莹。

“星星们，你们是人的先祖，
你们也是神的前祖，
为什么你们竟含着泪？……”
星星们回答道：“我们孤独……”

“每一颗星都远离姐妹们，
你却以为她们都是近邻；
星星的光多么温柔、敏感，
在她的国内却没有证人。

“她的烈焰散出满腔热情，
默然消失在冷漠的太空。”
于是我说：“我懂得你们！
因为你们就像心灵；

“每颗星发光，离姐妹很远，
尽管看起来近在身边。
而她——永恒孤独的她
在夜的寂静中默默自燃。”

飞 白译

天 鹅

湖水深邃平静如一面明镜，
天鹅双蹼划浪，无声地滑行。
它两侧的绒毛啊，像阳春四月
阳光下将溶未溶的白雪；
巨大乳白的翅膀在微风里颤，
带着它漂游如一艘缓航的船。
它高举美丽的长颈，超出芦苇，
时而浸入湖水，或在水面低回，
又弯成曲线，像浮雕花纹般优雅，
把黑的喙藏在皎洁的颈下。
它游过黑暗宁静的松林边缘，
风度雍容又忧郁哀怨，
芊芊芳草啊都落在它的后方，
宛如一头青丝在身后荡漾。
那岩洞，诗人在此听他的感受，
那泉水哀哭着永远失去的朋友，
都使天鹅恋恋，它在这儿留连。
静静落下的柳叶擦过它的素肩。
接着，它又远离森林的幽暗，
昂着头，驶向一片空阔的蔚蓝。
为了庆祝白色——这是它所崇尚
它选中太阳照镜的灿烂之乡。
等到湖岸沉入了一片朦胧，
一切轮廓化为晦冥的幽灵，

地平线暗了，只剩红光一道，
灯心草和菖兰花都纹丝不摇。
雨蛙们在宁静的空气中奏乐，
一点萤火在月光下闪闪烁烁。
于是天鹅在黑暗的湖中入睡，
湖水映着乳白青紫的夜的光辉；
像万点钻石当中的一个银盏。
它头藏翼下，睡在两重天空之间。

飞 白译

碎 瓶

花瓶被扇子敲开罅隙，
马鞭草正在瓶中萎蔫，
这一击仅仅是轻轻触及，
无声无息，没有人听见。

但是这个微小的创伤，
使透明的晶体日渐磨损；
它以看不见的坚定进程，
慢慢波及了花瓶的周身。

清澈的水一滴滴流溢，
瓶中的花朵日益憔悴；
任何人都还没有觉察，
别去碰它吧，瓶已破碎。

爱人的手掌拂过心灵，
往往也可能造成痛苦；
于是心灵便自行开裂，
爱的花朵也逐渐萎枯。

在世人眼中完好如前，
心上伤口却加深扩大；
请让这个人暗自哭泣，
心已破碎，可别去碰它。

金志平译

梦

在梦中农民对我说：“我不再养你，
你自己做面包，自己播种，耕地。”
织布工人对我说：“你自己去做衣。”
泥瓦工对我说：“把你的瓦刀拿起。”

我孤苦伶仃的，被一切人类抛弃，
到处去流浪，无奈何与社会隔离；
当我祈求上苍把最高的怜悯赐予，
我发现猛狮正站在前面阻挡自己。

我睁开双眼，把真实的黎明怀疑；
看勇敢的伙伴打着唢呐登上扶梯
百业兴旺，田野里早已播种完毕。

我领悟到我的幸福，在这世界上，
没有人能吹嘘不要别人帮助接济；
我热爱劳动的人们，就从这天起。

金志平译

致 读 者

我在路边采撷了这些花朵。
好运和厄运把我抛在那里，
可我不敢献出散乱的回忆；
我结成一部诗集，兴许更使人快活。

泪流滴滴的玫瑰尚未凋谢；
我给漆黑的目光安上思维，
还有湖中的植物，新生的麦穗，
沉思的睡莲：我的生活将是诗中的一切。

你的生活也是，读者，因为人
都是大同小异，不管是灾是福，
他们都不知而思，为爱而哭。

他们至少花了二十个春去梦幻，
最后有一天，大家都想站起，
都想在消逝之前播下点东西。

小 跃译

疑 惑

白色的真理躺在深深的井底。
大家或从不在意或小心避开；
我独自在那冒险，满怀忧郁的爱
我穿过最黑的夜爬到了井里。

我尽可能把绳子拖得最长；
我把它一直放到了头：我四顾，
眼珠惶恐，我伸出双臂摸触，
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碰到，我在悠晃。

而它却在那里，我听见它在呼气：
但我像个永恒的钟摆，被它的引力所吸
我来来回回，徒劳地在暗中触摸；

难道我不能延长这飘荡的绳索，
也不能重见欢快地诱我的日光？
难道我该在恐惧当中一辈子摇晃？

小 跃译

背 叛

爱得这么深时，才猛然顿醒！
你以为藏在窝中，前有篱笆，
安全而幽深。白日做梦！你害怕

竟敢让这危险的睡眠麻痹了你的心。

真诚或不忠，有着同样的面目！
你甚至不再相信真挚的眼泪；
如果友情包扎了你的伤口，
你深深的失望扯掉了那块纱布。

最近的侮辱，你尝到了它们的涩味，
你伟大的心充满痛苦，却又不承认，
它经受住了这痛苦，并以此自慰。

但是，如果你想永远留着你的仇恨，
那就在太阳下行走，躲开苍白的月光，
惧怕你最甜蜜的回忆，胜似害怕死亡。

小 跃译

命 运

要是我没在这样的媚眼下学会爱情
该有多好！那我就不会在世上这么久地
忍受这辛酸的回忆，唯有它，永不消逝，
离得再远，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犹新。

唉！我怎能吹得灭这淡蓝的眼睛
像灭一支蜡烛，它闪烁在我孤独的心里；
我不能安静地度过一个夜晚，即使
我披上坟墓漆黑的阴影。

要是我像众人一样，首先爱的是人品
而不是折磨人的美丽，那该有多好！
这惊艳超出了心的力量和欲望的边境。

我本来能够照自己的心愿去自由地爱；
可我的情人，我已选择的情人，
我无法再把她替换，犹如姐妹。

小 跃译

给 浪 子

心并不易碎，它用坚硬的金子铸成：
但愿它像粗陶烧制的盆瓮，
只能用一段时间，而后便成为灰尘！
可它一点没用，痛苦啊！就变得空空。

享乐老在边上贪婪地打转：
兄弟，别让这家伙大口地啜饮；
好好看住瓮中的清泉，
多年积聚的财宝一夜就能耗净。

对它要节约。不幸啊，那些糊涂虫，
火红的酒神节里他们手提美丽的陶瓮，
在平庸的偶像脚下丧失了其中的香气。

有一天，他会感到，真诚或负心的情郎

一个处女的双唇悬挂在他的心上
可他的心啊已倒不出任何东西。

小 跃译

梦 的 结 局

梦，生自睡袋的阴险的蛇，
在我的双臂缠上恭维的绳，
用唾沫把媚药涂满我的唇，
还逗我开心，用它变幻的颜色。

它从我的枕底爬出，自那时起，
我流动的血便像火热的熔岩忽被凝住，
它的盘结使我为俘，它的目光论我为奴，
我仿佛看见别人在借用我的身体。

可我不久就明白了它温存的恶意；
我在它压我的重量下徒劳地蜷起，
但我重新跌倒，无法将它摆脱。

它的牙在找我的心，在烦扰啮咬；
我死了，完全被残缺的梦所迷惑，
“沉重的怪物啊！你是谁？——烦恼。”

小 跃译

肉体与灵魂

幸福啊，肉做的嘴唇！
它们的接吻能互相应答；
幸福啊，充满空气的胸膛！
它们的叹息能互相混杂。

幸福啊，血做的心脏！
它们的跳动能互相听到；
幸福啊，手臂！他们能
互相伸出、占有和缠绕。

手指也很幸运！它们能碰；
眼睛！他们能看。幸福啊肉体！
睡的时候它得到安宁，
死的时候它销形匿迹。

可是，哦！灵魂真可怨！
它们从不能互相触摸，
就像是厚厚的玻璃下面
熊熊燃烧的火。

在它们黑暗的监牢里
这些火徒劳地互唤，
它们感到离得很近，
却不能彼此相混。

有人说它们是永恒的；
啊！它们宁愿只活一天，
但求能连在一起！……哪怕
耗尽了爱而熄灭！

小 跃译

四 月 的 温 柔

致阿尔贝·梅纳特

我害怕四月，害怕它那
撩人的温柔引起阵阵骚动，
像我一样它使你们心烦意乱，
我只为你们将它歌颂。

十二月里冷风嗖嗖寒气逼人，
天空灰白薄雾流动，
心儿呀，温柔少了，狭隘添了几分，
好像更能忍受它的虚空。

这时节万物萧疏令人惆怅
可别让心儿感到它的悲伤；
天空空旷，远山空旷，
唯有苍穹昊昊茫茫。

但是，蓝天一旦出现，
心儿就变得开阔舒展，

即使痛苦无限它也要
迎接蔚蓝色的晴天；

蓝天总是远远向着它微笑，
深深吸引着它不肯下临凡界，
却以一种不可模拟的飞动
将全部需要为它带来。

这种纯朴而又宁静的幸福，
源于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抑压着蓝天，它的最初忧伤
增添了玫瑰的浓郁芳香。

在朦胧的觉醒里，它感到了，
往昔的热情又在熊熊燃烧，
当它由着热情泛滥，
却又尝到了往昔的苦恼。

我害怕四月，害怕它那
撩人的温柔引起阵阵骚动；
像我一样它使你们心烦意乱，
我只为你们将它歌颂。

全小虎陈 征译

秋

天空不再像一张平滑的帷幕，

叶儿不停地颤抖着飞舞飘落：
树丛掩映的林中小径上，
阳光的斑点已经黯然无光。

各式各样的果浆已尽了职责：
累累葡萄呈露出淡淡紫色，
果园里低垂的枝头缀满果实，
夏天已完成使命，满意地消失。

人啊，在你生命的夏日里，
都是秋天为你充实，请服从吧，
千百年来大地为你提供的范例；

瞧，昨天光滑的额头堆起了皱纹
浓密的乌发明朝将要脱落稀疏：
要避免衰老时碌碌无为的耻辱。

全小虎陈 征译

河水与马路

清澈的河水潺潺低语
从草地和柳树中奔泄流过；
每一朵洁净的浪花
紧靠着它尾随的细微水波。

马路是石块铺砌的水沟，
哗哗啦啦奔腾着溪流；

每一个波浪都我行我素
前后相隔各自奔走。

河水制定了法则实施方案，
将波涛聚集在它的旗帜之下；
眼睛注视着高高的河岸上
熠熠闪亮的细软泥沙；

带着强烈的憎恨的嚣嚷
像人流般滚滚的长波大浪
奔涌回荡遍击四面八方，
扬起翻天的排排浊浪。

一只鸟儿从天空飞下，
想要喝口河水滋润歌喉，
无须浸湿羽翼它便喝上
芦苇尖上晶莹的水珠；

当爱情冲动阵阵饥渴
应该畅饮心房汨汨的甘泉
可向它袭来的是恶语咒诅
还有嘲笑者的飞语流言。

全小虎陈 征译

灵 感

致厄尔内斯汀·贝朗特小姐

我们写诗常常要依照
某一个印象,它突然
唤醒前前后后的某些记忆
呈现出一幅模糊的画面。

我们的梦幻受着命运的主宰,
我们写诗也要服从它的安排:
我渴望观赏玫瑰含苞吐蕊,
幻象中我看到的却是一副笑颜;

愿一阵玫瑰花香袭上心头,
那淡淡的清芳催人苏醒翻卷
过去的某些情爱引起
我一滴泪下,一息哀叹。

愿我脚下潺湲的流水携带
晶亮的水波扬起浪花朵朵,
那动听的妙音如人间乐曲,
我因之忆起了如泣如诉的哀歌。

让风儿吹走枯枝败叶,
我好为它漂泊无涯的途程思念,
想到这阵风也将我们卷走,